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東度記  
第三十八回 聖僧不食疑心物 神將能降不遜魔

話說尼總持點頭允意，他是了明祖師偈意，乃向公道老叟說道：「我師偈意，乃是說向氏弟兄心地不明爭產，入了不悌不遜邪魔，以致如此。」老叟聽了，便笑道：「是了，是了。我今起得早夜，開了大門，見向家房屋上兩個兇惡怪怪。我始驚為盜賊，細觀竊聽，乃是兩個精靈相爭互罵，拿刀弄槍，卻又不曾廝殺。一會卻去了一個，只見這一個口稱不遜魔王，往他屋下去了。你老祖神僧想先知道，故發此偈。只不知詢及獻瓜，這是何意？」尼總持道：「方才正為寺中一老僧同一行者，來送瓜與我師解暑，我師未受其獻。」老叟道：「人來獻瓜，乃是恭敬，況出僧心，如何拒卻？」總持答道：「只因我弟子們盤問行者，恐其來歷不明，故此未受其獻。今我師偈意，說『因消不悌』，當詢問獻瓜。我與老善人去問行者。」當時總持乃同老叟走出殿來，左廊下恰好一人在那裡與獻瓜的行者爭嚷，說道：「你如何偷我的兩個瓜？」老叟乃近前問那人：「你如何說他偷瓜？」那人說道：「老尊長，我不說你如何知道？你曉得今年村鄉家家不結瓜，只我這地上結了兩個西瓜。我這地卻也是有來歷的，也不是等閒人家。我家主人，當年父祖居宦，掙有多過，惟此瓜田最良。生有二子，一心偏愛少子，私把這瓜田給與少子，就是我的主人。我主人心極忠厚，不肯偏多受分，每年收熟，把瓜暗分，送與長兄。今長兄不在世，他卻念舊不忘，見今年結了兩瓜，叫小人下一個去奠兄，乃今不知何人盜去？昨有人說，寺中行者摘了來，故此與他爭嚷。」行者說：「我是用價市上買來的。」尼總持乃問道：「瓜值幾貫？」行者道：「二十貫買來的。」尼總持乃向老者身邊借得二十貫鈔，付與行者贖瓜。行者道：「瓜已吃了一個，尚存一個。」那人乃說道：「有賊證便是賊。」行者道：「市上賣瓜人見在。」便扯著這人，往市上尋那賣瓜人。老叟與尼總持也只得隨著走。他兩個意念，一則是祖師偈意，要明瞭獻瓜行者情由；一則是見他二人爭嚷，要與他方便解紛。只見行者同這人走到市上，那賣瓜的在一個藥店取藥。行者一見，忙拽住道：「偷的人瓜，如何詐我鈔，又連累於我？」這人見了，滿口認過，說：「是我一時見瓜，陡起了盜心，望恕了我罷。我賣的瓜鈔二十貫，已取了藥也。」尼總持笑道：「世人心地不仁，偷人瓜、詐人鈔，乃贖了藥。若是藥不能醫病，得了人鈔，又不知作何項用矣。」醫藥者聽了道：「你這長老，如何說這話？此人偷瓜賣鈔，事雖違法，情有可矜。他有兄病在家，無鈔取藥醫治，想是盜瓜賣鈔，此二十貫，吾不取，當還他作瓜價賠償罷。」那瓜主人見有了賊，扯著往他家裡去。眾人齊勸解，他哪裡肯放？說道：「我主人說我匿了瓜，又說我不小心看守，如何放得？」眾人一齊隨著，到得瓜主人家，只見一個士人走出門來，見了眾人，彼此把這些情由說出。瓜主士人笑了一聲，教放了偷瓜的罷，乃對眾說道：「我為士人，因先君愛我，分此瓜田與我。我有長兄，理當讓長，我兄不肯拂了先君意，且說把這瓜田讓了我不會灌溉的書生。我當年要辭，恐反負了先人好意；受了，又欺了兄長。只得每年瓜熟，分敬長兄。今兄不在，遇著瓜少，只結了兩個，我留一以祭先兄，如何被你盜去！今眾人來勸，說你為兄病，盜吾瓜贖藥救兄，寧甘不義之名，而全大節之實。吾又豈忍責你！還當贈汝以鈔。」老叟聽了此言，便叫行者把那瓜送來還主。士人道：「瓜既是行者用鈔買得，且既入寺門，已作僧家之享，就當祭度吾兄，作福田罷也。」

眾人謝辭了士人，歸到寺中。行者把瓜獻與尼總持，道：「早時高僧們不吃我瓜，果疑者當。今已明白，且出自士人敬僧，當得受了。」尼總持道：「此義瓜也，老尊長可體想吾祖師偈意，攜回家家，備說此瓜情由，或者向氏弟兄悔念不爭，未可知也。」老叟依言，攜了一瓜回家，正遇著向今惡凶凶的要尋代書，與詞訟理，天氣暑熱，坐在那一座避暑亭子上，氣呼呼的。見了老叟，恐怕他又多言說勸，起身要走，被老叟一手扯住，道：「天氣炎熱，有甚要緊事忙忙碌碌，且吃我一塊解暑瓜。」乃把瓜剖開，遞一半與向今。向今只得接在手中，叫一聲「多謝」，甜蜜蜜般吃下去肚去。

卻說這瓜結時，不過一種生物，有命無性之仁根結來，只因世有忠肝義膽精靈，便有倚草附木神異。這瓜為敬讓昆弟這一種根因，其中便附著一個瓜精正氣。始初賣與寺中，行者吃了，倒安靜。只是不明來的飲食，人若不存在正念吃他，便入了不正之食，終有個口腹身災。只因高僧懷疑，正是這個念頭之正。又逢著六位尊者顯化試僧，再遇著老叟這一派勸化向家的忠心義氣，這瓜中便生一個瓜精。這精靈顯神，專攻那不悌不遜邪妖。卻說不遜邪魔正盤踞在向今腹中，使作的墮入欺兄地獄。只等他詞訟一人公門，便遂妖魔心志。不防瓜精在瓜內附著，趁向今一口吞下，邪正相逢，不容並立。他兩個在向今腹中，你執槍，我舞棍，直鬥出空中。

一個罵道，你這干犯兄長，罪比常人加等；一個罵道，你這無知妖孽，躲在囫圇葫蘆；一個罵道，你這不遜弟的，該杖你孤拐；一個罵道，你這皮焦裡不熟的，該碎嚼你身屍；一個罵道，你這背理亂倫的，把你送入油鍋；一個罵道，你這熟過頂的，叫你爛作蛆包；一個罵道，你這避兄離母的，叫你吃了倒吐；一個罵道，你這誇名的，叫你首陽之餓；一個罵道，你這殺舜的，放你有瘳之方。

他兩個戰一番，到底邪不勝正。不遜邪魔被瓜精正氣罵敗，便望四方叫救人。只見分心魔、陶情等輩，帶著不悌邪魔，各持器械，都來助陣。瓜精見了笑道：「你這些墮阿鼻的，不明長幼正道，不知遜讓美德，鼓惑世上弟兄，不念同胞共乳，一氣連枝，苦苦為產業相爭，忘了父娘情分；為妻子恩情，失了弟兄天倫大義；為酒肉朋友相交，把嫡親手足不顧；為歌兒舞女、婢妾侍兒交歡，忘了並蒂蓮芳、一脈共派的昆仲。我瓜神秉天地正氣，直叫你墮入陰山，使世間都是知禮男子。你尚敢操鋒執刃，抵敵我威靈？」不遜、不悌兩魔原雖一氣，卻是各附在向氏分爭，到此只得合心合力，聽了瓜精這一番戒罵，乃說道：「你誇你正氣，你且說來，從來和睦弟兄的有何好處？」瓜精道：你要問我從來好處，便把幾位古人說與你聽：

聖舜遭逢俊象，讒言肆害親君。完廩濬井計謀兄，奪卻諸般何用？一朝舜為天子，忘仇把象榮封。聖人德重處心公，天地鬼神欽重。

不遜邪魔聽了，笑道：「世間能有幾個聖人？你卻把小民下愚來比，可笑，可笑！」瓜精道：「如你說伯夷、叔齊兄弟讓國，也是聖賢，不必說了。長枕大被，弟兄共臥，也是賢主，不必講也。只說庾袞撫二兄之柩，病疫不避。楊椿弟兄和睦，旦暮問安。立心仁厚，報應非小，後來俱各昌榮。真是家和萬事興，哪見弟兄不和睦和得久長富貴？」只見分心魔聽了，說道：「不悌、不遜兩魔，何苦與瓜精舌戰。我等天性生來只要圖自己順心遂意，哪管什麼今人古人！既已被你呼來助陣，好歹鏖戰一場，定個輸贏勝負，再作道理。」這些妖孽一齊舉起器械，把個瓜精圍在核心。瓜精卻也不慌不忙，叫一聲：「眾子何在？」只見頃刻一陣小瓜精，紅的似血潑身軀，黑的似烏油肢體，各執著兩扇大斧，好似板門，一齊擁簇上前，把個陶情駭倒，說道：「這些小冤家，曾在人家筵前相會，每每吃他送個甕盡杯空，他的手段大著哩。走了罷，也助不得甚陣，也使作不得甚弟兄。」王陽聽得陶情要走，說戰不過瓜精眾小子，連忙扯著說道：「陶情哥，你卻只說眾小精人家筵上送你，卻不知還是你我送他。我那風流輩中送他的，也不知千千萬萬。他送你不過三杯兩盞，那耍榔頭的、吃下波的，他便稀少；不似我送他的妖嬈浪蕩，看燈走橋，大把滿袖，只叫他舌敵齒酸，還要搜他個寸草不留。如今既來助陣，莫要長他們威風，滅俺們銳氣！」陶情聽了，只得立住腳根，把駭倒要走志念牢拴，便酸心蜚肝也說不得。只見那瓜精與眾子齊攻過來，這不遜等邪魔各舉兵刃迎戰上去，都在那向今頭上半空裡賭鬥。好賭鬥，怎見得：

瓜精正氣似天神，不遜邪魔真鬼怪。這個噴出火燄賽霞飛，那個吐出金光過電掣。使長槍晃晃蛇矛，用板斧片片雪刃。刀來蛟龍伸爪，棍去鸞鳳穿花。一邊只叫：我迷人管你甚事？一邊大喝：你這賊害了同胞！

諸魔與眾精攪做一團兒廝殺。始初邪魔不能勝正氣，嗣後正氣不能勝邪魔。瓜精看看敗陣，那眾魔個個逞強。這向今同老叟坐在亭子上，猶忿忿不平，恰好瓜精與眾子正要逃走，說道：「這紀綱扶持不成了。」只見空中兩位紅袍神人經過，各執著雙舞劍，看他們廝殺。見瓜精將次敗陣，乃問道：「汝等何事交鋒？有何仇隙？何姓何名？」瓜精便說道：「這一派不遜、不悌邪魔，我以

正氣剿他，勿使他鼓弄得手足爭競，以壞天倫。乃今眾寡不敵，奸狡難滅。說不得，只率鏖戰一場。」那神人怒將起來，說道：「原來是這黨長而無述、幼而不遜。我二神非他，乃齊楚管仲、鮑叔。生前以異姓弟兄相愛，如膠似漆。亡後，這一種義氣成神。最恨這一黨邪魔使作的同胞各視。」乃舞劍直奔眾魔。只見艾多執棍，架住雙劍，問道：「來將何人？」二神答道：「吾乃春秋戰國有名管鮑。」艾多聽了笑道：「晦你的氣，你說你異姓契如手足，你只好在朋友中逞能，如何到嫡弟兄內爭勝？我想老管與鮑子，分金占多，且三戰三北，有甚奇能，敢來助陣？」鮑叔道：「管兄縱占金，卻也虧我能讓。」艾多笑道：「你才能自揣不及，故意退讓成名；若是才能高出管仲，你豈不會爭吵？」鮑叔道：「我故知他才能，一匡齊伯，所以讓他。」艾多又笑道：「益見你趨炎敬勢。若是不知他後有大權，你當時肯與交好，讓金不較？」二神被艾多一番譏貶，手雖舞劍，心卻自惶，也要尋空而走。忽然紫袍玉帶一位尊神到前。管、鮑卻認得是伍相國，便叫一聲：「相國，乞借威靈掃蕩。」相國乃揮鞭大喝道：「邪魔休得無禮，且看吾鞭！」只見分心魔笑道：「相國，你莫怪。我說你這鞭，只好鞭那伯嚭不忠，卻鞭不得弟兄不睦。」相國喝道：「我如何鞭不得？」艾多道：「伍尚一弟不能保全，如何鞭得？」相國喝道：「吾能為手足鞭楚報仇，這鞭忠義有夙，專鞭你這妖魔。」乃舞鞭直打。這些邪魔卻也掙掙耐戰，饒著相國名將，卻也被他纏繞多時。眾魔正熬不得眾神正氣，只見西方來了一位金甲神將，威風凜烈。邪魔見了，先有幾分畏怕。眾人共看那神將，怎樣威風？但見：

萬道金光出頂上，一團殺氣湧身前。

手持七寶降妖劍，口喝一聲天地旋。

神將在空中，看見相國與管鮑幫助瓜精眾小子戰那些邪魔，乃大喝一聲道：「邪魔休得無禮，看吾劍來！」不遜等魔乃停住手中器械，顛兢兢的問道：「冤家，這些小子，倒有這許多神將來幫助廝殺。」神將聽了，喝道：「你這邪魔，莫藐視了眾小子，他身形雖小，在母腹中次第分排，各各相讓，不相僭越，個個都有仁心，長大各生枝葉，不似汝等邪魔，各存崖岸，彼此好爭。」邪魔道：「便是他好處，也與你無干。你如何來幫助？」神將怒道：「吾監觀八極，巡遊萬方，專察人善惡。似你這不遜、不悌邪魔，乃吾神痛恨不容一刻在人心者。」說罷揮劍斲來，眾相國等一齊擁上。陶情輩慌了，道：「向古無此魔，都是向今生出不遜來的，與我等不相干。走罷走罷。」一陣煙走了。瓜精與眾子卻把不遜、不悌二魔捉住。神將道：「好了，那幾個邪妖逃走也罷，這兩魔原係正犯，吾神雖職掌滅邪，但勘問原有地獄，借重相國去處治也罷。」相國答道：「吾乃專司不忠之輩，借重管、鮑二位處治他罷。」管、鮑答道：「吾乃亦專司朋友之倫，況冥中未受滅邪之柄，借重瓜精眾子輩處治他罷。原係你們有干涉來的，還當你們完結。」瓜精答道：「我等原與他不空並立，只因勢寡力弱，以致魔等猖獗。今既蒙尊神助力捉住，伏乞借威解下束甲縶子，把魔捆縛送到一個地方處治罷。」神將等問：「何處地方處治他？」瓜精道：「有個不怒而威，不勞刑罰而嚴如刀斧的地方，叫他遠離人心，一歸蕩盡。」卻是何處地方，下回自曉。